

72058
:4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

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

息滅

惡氣苛

疾無自至

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

身治則國治故

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

作爲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已分而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凡為

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王好治人官一作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治之官事是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夫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剛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知乘物

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

此則百害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

政在家門不可改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禁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玉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術之有道之主其

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

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

類無使放悖放縱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

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

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壅塞之任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

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效也之得桀紂

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王周宣

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一作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說

以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

謂牛頭而賣馬謂牛頭而賣馬用以公法而處以

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埋以罷怯將行罷怯以

故穹窮之似薰本蛇床之類蔽蕪碧盧之亂美玉非

倚頓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

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

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

目之主性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

為雖知其與之不與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居

也老子曰功成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

弗居此之謂也而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

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水也因形而任之不能令土行下

若此水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清

靜以公正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也六合四海之

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

性命也大實命之曰無有無形也道無故得道忘

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

乃所使人大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人也知德忘知

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仰自知有德忘人知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

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

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

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無為而化流

行不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

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又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

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齊攝者務

濟歸之故曰費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

在其人也周公之言之謗魯隱有鍾巫之難故曰

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是

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

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

矣也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

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姓自姓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
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
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身以盛心心
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
陽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

之以仁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義也道以人之知之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以

故彌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

之務敗矣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出

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不出戶庭而知天

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召致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

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

其職故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盡能也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也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明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

也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轆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

為車哉特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唯有道也唯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三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第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與再拜

其瑟前曰我効於子効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亡也差過也用智

欲以自奮能自殃奮驕也夏桀彊其能以殃其有處自

消亡也自取破滅之殃

狂也故至神道遙倏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諛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

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順

也順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也

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后稷作稼后君稷官

于曰桂能植百穀皐陶作刑虞書曰皐陶蠻夷猾夏

服穀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

夏夏鯀作城鯀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

而非主至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乎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好唱自

奮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

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臣也大有司大

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是臣得

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

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也君臣不定君不臣

故不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

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

說志意傾邪故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

於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

藉於理處物斷義非理不決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

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

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

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

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辟害之本也去其本而馳騁

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

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

修其本者弗為也故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

曰愚者之所不至也無骨者不可令知水亡國之

君不自信備仁義無欲為無骨者不可令知水

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有土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

數行其理為可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相廟之牲其豕

小昭釐謚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

陽生景侯處徙陽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

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言聾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曰何以知其聾以

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

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

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

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

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

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南撫多顛南極西服壽靡

西極之國北懷儋耳北極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

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

治紀一作治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主者其所為少

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遠近

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

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藿可

食故曰不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史謂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也入猶望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

心億妄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

子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免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入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篲被篲賤物也日用掃

君好治人臣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衰暗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曰乘雅一作特作駕寒衰作御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

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用其人得其能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

謂任故所以能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

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

子復於桓公復曰黎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甯戚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

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管子受

子之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

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

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

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

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

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

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

慎一作順職而莫敢愉綏愉解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

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
質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授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
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名理義

也名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撓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群眾不周

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平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從之謂也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

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也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言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也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下不

不改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不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

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實因循長發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柰何為實也柰一作實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

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

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

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管夷吾僕

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

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一作力而知人數矣訾相也

丈尺而知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一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

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云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夏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

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勝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此也察知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

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彊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家室也王者所以

以天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

為國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

舉而加網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網紀加之於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鄆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鄆歧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也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

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馱尊其實不馱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輜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易臣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

前申韓稱之也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

篇在申不書韓非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

者人欲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屈竭積兔滿

市行者不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各守其封

故曰定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之父康

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聲王圍

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

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其

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

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

故願去簡公曰非而一作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

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

夫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

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

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憤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

齊死生等揚生貴已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孫

古今也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鍾也

賸貴勢孫賸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鼓則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唯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

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主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十曰服在邊曰駢策轡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身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窮日

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未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馬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曰士馬成列馬與

入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與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讚之於武侯故口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而破齊於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

實德行之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

要約也

孔思請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

去之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

初無其國昭侯哀侯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

其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

也東宮世子也詩云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于乎田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已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生事治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實誠離石

入秦秦二縣版趙自入於而王縞素出一作總縞素

之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出一作總秦得蘭齊三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將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

何擇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失也

如在民也為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聽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族也為公子沓相說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也孰誰公子沓無以應應若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也占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患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娘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

叔為晉侯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此之謂也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不施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觀覽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誣晉栢州犂之子州犂奔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誣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蹶瘠而上視者蹶意者其是耶乃今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今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

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喆而不吟喆開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

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

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

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隱蔽故聖人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夏尚

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蚌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

玩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

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

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

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故

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

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

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

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

若夫人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

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符道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口人

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忌所譖出奔鄭與晉

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

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比讐不遠矣欲殺子西
事也孔子問微言微言陰謀密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
若喻微言若石沉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

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

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

也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以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

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不言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而

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子

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

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為崇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

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

襄公以魯僖二十二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

三塗為崇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

周請事於洛與襄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

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徹戒九月丁卯

晉曷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於洛陸渾人不

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

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已矣按傳晉傾公也此

云襄公復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

妄言也

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予

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

時也襄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劉康公

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不得為襄王明矣

乃儆戒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

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

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

精諭

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

成黨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

惑之也惑分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

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

窮矣是是不可無辨也辨別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

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

理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

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

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

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

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

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

長弘以此死以世詭辨反白為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

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周公召公以此疑以

紂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死

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譏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

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下同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

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因變所欲勝因勝

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

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

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此所

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

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

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

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

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

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鑿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悖惑故古之

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

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

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約束十乘

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

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失從之意又

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

周鼎著倮而齧其指先生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倮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倮於鼎使

自盡其指明不當大巧偽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

巧絕殊假令倮見之則自銜齧其指

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離謂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

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

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

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

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選

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

之言甚辯昔昨日也甚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

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荆柱

國莊伯莊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今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人有

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

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

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

言宋亂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

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今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良一作人民人皆善

之惠王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

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耶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大木者前呼輿譁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輿譁或作邪譁前人倡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夫國亦
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
也可行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向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

於鄆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

難於魏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享以

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蝻

今兖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而能也

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

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恐不能用勝驅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大術

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

大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

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嬴國家空虛府藏也天下

之兵四至救邯戰之兵從衆庶誹謗怨望也諸侯不譽

一作舉皆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

道其惡也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不前呼與譎後亦

和之豈無鄭魏之音不若此其口宜也嘗謝負於崔

翦而從其謀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實

社稷乃存之散出以賂隣國也土地為四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

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

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

幸也幸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力也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蕉火而

婦曰蕉火大鉅人於門門中有缺陷陷一作墮缺新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然

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見遇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

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

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

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

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

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

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難焦燥雞然而視之螭馬美無

所可所

螭讀齧齒之貌螭齧鼎好貌

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饒則

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

其醜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

螭馬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

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

兵

龍魏人也昭王燕王

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

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

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

功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

司馬喜趙相國也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與

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

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
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今孟印割絳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
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
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願大王之吏以他人詔之也
詔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
賤於公之主甚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

公印公謂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

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

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

也以絳安邑今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

使負牛持絳安邑之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

今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

臣也二疑也臣見今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言不

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

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銚矣而因得大官割

也錙銚銖兩也謂分絳安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

人臣之所欲也孟邛今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

邛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

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邛為司徒以棄

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誑魏王許綰秦

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

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

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

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

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

取也王曰甚善然乃輒輟行輟止不秦雖大勝於長

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

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

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

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

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不入

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逢蒙敏弱於此而一作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逢蒙

為弓名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鄣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

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勉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

也寡人之亂子而今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遣發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

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

所舍

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

民闇行

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

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曹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以誠說則信著之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闢也說與治不誠

其動人心不神

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禮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亡天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而益貴通義然亦非也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

舜湯與湯也言雖聖不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

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剗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漫行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沉也蒼領或作青今湯將伐

桀因卜隨而謀卜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卜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

力忍詢詢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賢一作

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也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祭廢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故知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

也賴利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

無能一曰善也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

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三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

也之矛却退一作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不自安謂路之人曰三

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三

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三戟得矛可以歸乎

高唐齊邑也孫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叔無孫曰

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也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今

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

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賔卑聚夢

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袖也東布之衣新素履

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也徒但終

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

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斯得之則可不

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

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取受也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取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也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

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遁走也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撓搦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矣

順從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為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

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避之也而

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

荆昭王之時有士馬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也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今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之高

西岳也

會稽之險

山名在吳郡

不能障矣

障防也

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

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

迴通也

澹乎四海

澹之也

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

一作思

不臧

臧賈也

虛

素以公

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

小民皆之

皆公也

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

得猶知也

此之謂順情

情性也順其天性也

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

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

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

利民之化行滿天下

而民不識

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李世視之則覩也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

武也作樂金罍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臧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麗姬易之易

毒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

由遠姬施醢于酒真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大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

耳過五廉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之鄭鄭文公不敬厲公之子被

瞻諫曰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反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則若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共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秦鞵以與君周還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庶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人必有大咎乃逆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今於田襄子欲及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以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及死之及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傳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三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一作懼者變莫邪良劔也不為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湏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少年雖功名猶可立也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身為世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也本始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生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勢利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日尺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有讎而衆故流于壘

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式辟四方微我疆土此之謂也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靈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

神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居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之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稷其名

也勝也過猶使之鈎百而少及馬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也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召

罪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通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獒狗而試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作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

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

用之也

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

與衆其也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

同等也

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

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子以下為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

勸樂也

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

亂猶難也

犯白刃流矢趣

一作赴

水火不敢却也

却猶止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耨

耨古耕字

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今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今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

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

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

其衣

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

使一也

一同也

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

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

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

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三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馬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欲之故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鬪爭之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

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

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

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

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

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執允執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故也滿猶成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有之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主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

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生在木曰果在地曰蒞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天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

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承佐也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劔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

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

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

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

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
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夫九合之而合一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

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

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恐則離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焉

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璫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一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一作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孔子曰龍食乎清而遊

乎清螭食乎清而遊乎濁魚食乎濁而遊乎濁螭龍之別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立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孰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

言俱不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于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擇也成季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翼羽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

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桓公聞之撫其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治桓
公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仁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知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衆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也自上市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夷穢之鄉東方曰夷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夷

無有揚漢之南揚州漢百越之際百越有敵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瓯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

羌呼唐離水之西楚人野人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

馮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非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

日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

幼之別如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暴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種類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固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之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聞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謚公

也君也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

於海也上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冬日則食橡

栗橡皂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之死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

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敖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不知良臣之君慙於不知人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

厲人主之志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字之

可醜亦重矣陳無字齊大夫陳湏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於

櫻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門欒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也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也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也也顧種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也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德不恃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

湯武也失之者若桀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執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喻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如亦

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戎夷違齊如亦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

之衣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解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識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

喉愚夫弗為主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長利

云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應者晏子晏子仰天曰盟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應者晏子晏子仰天曰盟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應者晏子晏子仰天曰盟

所以移忠於君利社稷者是与故曰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今尹楚

語云今尹子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感動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還

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魚滿二十斤為蛟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舡能兩活者乎舡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柰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首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道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發伏有盛盈蠶息人亦

有困窮屈墮有克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

性俞然而以待耳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群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

與崔杼同者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曾句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葛藟心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也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庶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不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百人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為豪

臣春秋卷下

四上之志

處居居於晉數

願得而聞之

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

以所以利諭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重

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矣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使賢以義使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以利故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氣同則合合會聲比則應應知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動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之所自来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且利中

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治則為利者不

攻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凡人之攻

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

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為往兵所自來者

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

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攻屈驚有

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

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

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

有常聖人之元也元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

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

大事之適得其時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

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擊於

前而不直子罕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

止西家地高潦東派徑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百也鞅履也作履之

也作車鞅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以食三世矣

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

共食

不食鞞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臣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

歡仁者能用人人為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

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宋

欲矣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

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人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也趙簡子

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遽

伯玉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字子魚論語云直哉史魚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

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

趙簡子按兵而多君子未有患也故其佐多賢也

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
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
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
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致也血脉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脉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

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

為蠹蠹蟲也草鬱則為蕪蕪穢也國亦有鬱主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

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

厲王虐民國人皆謗怨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

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名得則殺之國莫敢言

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巳不敢失口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

矇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

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下無遺善善皆

達王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

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

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

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君可以出矣出罷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

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

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懈老而

懈則無名無慎終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君使不沈於夜樂

若何其沉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壞

也於樂樂酣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

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於霸也列精

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聽行見敬於齊王也湣王宣

王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縞推之履弊履也扶步舉

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縞推之履弊履也扶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

其從者曰我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列精子高因好醜如何也

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

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

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聽又况於所聽

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

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孰當可而鏡孰誰

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鏡之明已

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

鏡之明已也上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鏡

之明已也功細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

社稷故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事類趙簡子曰

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

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

所也所處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必使我醜醜

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明

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

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

故能辱忍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離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固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之山也書云鯀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

殛死先殛後死也子也事舜治水土者也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為脯梅伯鬼侯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其脯燕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殺文王

諸侯於廟中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

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携貳所以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得衆福也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也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蓋

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說又復使說之以自因乃發小使

以及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微者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路累

重乃易毀也器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潛王驕

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欲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楚會田於孟諸無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日與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

履及於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地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服而討之以義進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

行論

七曰云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自智則專獨不咨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

拾潘也此之謂也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欒郤錡郤至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荀伯遊獻子也幽囚也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立有間再三言言自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羣臣

莫敢諫王無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為無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
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
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
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
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
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
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
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也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鵠鶴

鸞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

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

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堯

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雖異表雖難聖人則不

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

道以至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於人先以先知者則

以為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

數不得不然邱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邱成子為魯聘於晉

過衛邱成子魯大夫也邱敬子國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

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鄙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鄙曩也今侯濞過而弗辭侯

也重過為濞過何為不辭右宰侯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

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

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

公故曰甯許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也右

宰息如是者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還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徒徒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入於秦也魏國從

此削矣也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髭許邨相腕腕後窮也腕字投伐褐相膏脅管青

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上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

徵也也徵驗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王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盡有自云也綠圖幡

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三十一

